

□生活时空 邓德华/文

三十八载不了情

今年是《农村信息报》创刊四十周年。四十年风雨兼程,这份报纸始终扎根乡土、服务“三农”,在时代浪潮中镌刻浙江农业农村的改革足迹,记录农民生活的沧桑巨变。作为《农村信息报》的忠实读者,我见证了它成长的每一步;而作为与之相靠近38年的老通讯员,这份报纸更成了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故事要从1987年10月说起。那时我在丽水市(县级市)广播电视局驻雅溪区担任专职报道员,每天翻阅党报党刊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一天,一份带着油墨清香的四开小报——《农村信息报》突然闯入视线,寥寥数页却满是乡土气息。几天后,鬼使神差地按照报上的地址,我把一篇《拜佛求雨太荒唐》的稿子寄了出去,纯

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没想到,当年10月31日出版的报纸上,我的稿子竟变成了铅字!那一刻的雀跃至今记忆犹新,我立刻将稿件剪下来,小心翼翼贴进刚准备的剪报集里。这本册子如今还静静地躺在书柜里,38年过去,纸页已泛出岁月的黄晕,却完好地保存着我从那时起发表在各级媒体上的作品,其中《农村信息报》的剪报格外醒目——它们是缘分开始的证明。

那篇稿子成了我与《农村信息报》的“红线”。此后,无论岗位如何变迁,我写稿的笔从未因工作变动而停歇。业余时间里,田间地头的新鲜事、乡村改革的新探索、百姓生活的小确幸,都成了我笔尖的素材。

近38年来,我累计向《农村信息报》投寄稿件(图片)1200多篇,这些作品像一串时光念珠,串起了家乡的发展轨迹;看着吴兴区东林镇三合村的废弃矿山蜕变成花园,埭溪镇东红村的千亩茶园从荒坡上“长”出来,村民的腰包一天天鼓起来;跟着农牧结合试点的脚步,见证了粮食生产功能区里有机肥供应难题与猪场沼液出路如何被一并破解;甚至镇上的新兵欢送会、村口的便民服务站,都通过我的文字留在了报纸上。

四十载报史,三十八年情缘。对我而言,《农村信息报》早已不只是一份报纸,它是见证时代的镜子,是连接乡土的纽带,更是一位陪我走过半生的老友。这份情谊,还将在往后的岁月里延续。



飞流直下

李昊天 摄

□人生感悟 黄德锋/文

一坛米酒半载人生

前两天,同事问我最近有没有做米酒,我回答说没有。家中近来琐事繁多,不得闲暇时光。然后,她喃喃自语道,眼下很适合做米酒,并表示做好后带点给我尝尝。

几天后午餐时,同事端上了她新做的米酒。同事做米酒的本事一流,比超市买的还要好喝。我是去年秋天吃了她做的米酒,才萌生了自己做米酒的念头。然而,直到冬天,我才成功做出第一碗米酒。

我先跟同事取经,对制作过程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在网上搜寻具体教程,便开始做了起来:糯米洗净浸泡一夜,次日清早隔水蒸熟,倒入用热水消过毒的容器,掺些许凉开水和酒曲,拌匀后将米饭压实,最后在中间戳个酒窝,盖上保鲜膜等待发酵出酒。过程看似简单,实则“看花容易绣花难”。同事说,做米酒的要点是避免杂菌感染。于是,我全副武装,头上戴着浴帽,双手戴着手套,把要用的锅、筷子、铲子、容器等用开水烫一遍。然而,我已记不得失败了多少次,要么是长满黑毛,要么就是酒水发酵……每次失败后,我都会向同事请教,同事也会给出意见,到最后,同事也说不出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楼下的邻居知道了,送我一碗米酒,口感也不错。于是母亲请她来为我指导一下,看她做酒的过程,和我并无太大不同,唯一不一样的是,她将蒸熟的糯米用自来水冲洗降温。可我按照她的方法,还是没成功。一次次的希望,换来一次次的失望。

可我并没有放弃,开始反思:别人能做好,我为什么不行?思来想去,可能是染了杂菌,难道是消毒设备不行吗?那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于是,我试着减少用具,减少沾染杂菌的机会。没必要用铲子铲饭,直接倒到容器里,然后,用手戳个酒窝,筷子也省了……一切完成之后,我像往常一样盖上保鲜膜,同时,在容器上盖了一层被子——秋去冬来,气温断崖式下降,温度过低会影响发酵。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没有每隔一会就去看看有没有出水,去闻闻有没有酒香,只是把它安静地放着,因为我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两天后,掀开被子,中间的酒窝集满了水,我迟疑地打开保鲜膜,一阵醇香扑鼻而来,米粒颗颗饱满,晶莹透亮,每一粒米都胀满了酒水,轻吸一口,丝丝甘甜从舌尖划过。历经两个季节,终于成功了!

回想这曲折的过程,我庆幸自己的坚持,同时,也由衷感慨:人生亦如酿酒,有时你苦心经营,到最后只得一坛苦酒,但苦酒未必无用,它让你明白何为甘甜;失败亦非终点,它教会你如何重来。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下去,经过岁月的酝酿,最终会闻到生命的醇香。

□往事悠悠 项伟/文

陀螺转飞的童年

陀螺,俗称“打不死”,即越打越活,是谓“不死”。这种外表呈倒圆锥体,靠在棍棒上的绳子不断抽打,以保持直立旋转、走动的小玩具,在那个物质匮乏、玩具稀缺的年代,给儿时的我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陀螺看似简单,制作却不易。得先找一根酒瓶大小的圆木,用锯子锯下一段,长约6-7厘米。然后用记号笔在圆木段的中间描上一圈,接着用斧头向内斜斫,将圆木中间以下的部分砍成标准的圆锥体,这一步很重要,如果锥体部分斫得不标准、不规整,陀螺的重心就会失调,旋转时,难以保持平衡。

接着,就是给陀螺做“鞋”了。高速旋转时,陀螺顶端部分易磨损,所以需要给它镶嵌一颗钢珠——这样既耐磨耐用,又能减少陀螺旋转时的阻力。此环节相对简单,但需要耐心:先用凿子在锥顶掏出一个比钢珠略小的坑洞,将备好的钢珠敲进坑洞,使钢珠镶嵌在锥顶,切记钢珠要露一小半在外面。当然,找不到钢珠的话,就直接在锥顶正中敲上一枚铁钉或图钉,效果也不错。

最后就是收尾。用木刨对陀螺的圆柱、圆锥等部位进行修正、抛光;细致一点的话,会在圆柱中间凿出一圈浅浅的“腰带坑”,方便固定缠绕在其上的陀螺绳。更讲究一些,会在圆柱顶端的平面上画一些花样:比如先在边缘的位置,用红笔画一大圈,在中间位置,画一小圈,最后,在小圈里绘一个实心的五角星,陀螺旋转时,五角星

就像绽放的花朵,漂亮极了!

陀螺做好后,剩下的就是尽情地抽打了。陀螺的玩法很多,我们小时候常玩的有二三种。第一种最直接,比的是持久:就是多人同时发动、抽打陀螺,使陀螺在地上平稳且持久地旋转、走动,先倒地者为输;第二种比的是“走速”:找一块平整的空地,画出起跑线和终点线。待一声令下,小伙伴们于起始线处,竞相发动陀螺,往终点处驱赶,先到者为胜。当然了,陀螺在中途先倒地“牺牲”者,也算输。

还有一种玩法,最刺激、粗暴,我们称之为“陀螺角斗”:先准备一低开口且宽大的硬纸盒(类似迷你版的“擂台”),放在地上。离纸盒三四米处,画一条横线,当作起点。此游戏适合双人玩,双方在起点先后发动陀螺,将陀螺打入纸盒。此玩法颇为考验参赛者的抽打技巧,因为需要将高速转动的陀螺凌空抽提起来,使之平稳地落在纸盒里,还能保持旋转的状态,实属不易。紧接着,就是“尖峰”时刻:两个小陀螺在纸盒内有限的空间里旋转、游走、碰撞,你来我往,像是“斗士”在生死相搏,“狭路相逢勇者胜”。最终,先倒地者或被撞出纸盒者为输。

时间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少会去动手做一件心仪的玩具,也就很难体会那种简单的快乐。而在我心里,那些曾经心爱的陀螺,似乎从未远去,像是岁月深处依次盛开的花朵,温暖了生命,温柔了春秋。

□抒情天空 李昌林/文

穿军装的岁月

伴着蝉鸣声
攀上训练场的铁丝网
迷彩析出汗水里的霜
我们把青涩的目光
锻造成刺向苍穹的匕首

正步丈量过每寸热土
口号震落梧桐叶
血管里流动着热血
军被叠成方正的期待
连鸟儿都学会了列队
悄然在树林中停留

汗水在帽檐凝成星符
月光为持枪的剪影镀上银辉
军靴碾压过碎石的声响
那是成长在拔节
最美妙铿锵的乐章

离别在军车上洒开泪痕
军旗猎猎卷走年少轻狂
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子
定格在草绿色的生命里
是一枚最炽热的勋章

夏日炎炎,蚊虫嗡嗡,我又开始了年复一年的“驱蚊大战”。记得小时候在奶奶身边,倒不曾觉得蚊子有多么猖獗。奶奶手里总握着一把蒲扇,我走到哪,那扇子就跟到哪。有一年全家去野外烧烤,我在路上睡着了。4个多小时,奶奶就那样坐着,手里的扇子一刻不停地摇着。大人们说,就是座火焰山也被奶奶给扇灭了。

如今的灭蚊科技日新月异,有电蚊香液、灭蚊药、驱蚊贴,还有超声波驱蚊、光触媒灭蚊,名目繁多。我给奶奶买过很多灭蚊产品,但她总是笑着摇头,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说,再好的灭蚊产品也不如扇子好用,蚊子繁殖快,灭是灭不完的,用扇子赶走它们就是了。

奶奶的驱蚊术简单又实用。她会在院子里种几盆薄荷和香茅,说是蚊虫不喜这些气味;傍晚时用艾草熏一熏房间;睡前在床头挂个纱袋,里面装着晒干的陈皮和丁香。这些方法虽不能全歼蚊虫,却也不像化学药剂那般刺鼻伤身。最重要的是,这些法子与生活融为一体,不显山不露水地起着作用,如同奶奶的爱,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

前些日子回老家,看见奶奶的蒲扇还挂在门后。取下来细看,扇面已泛黄,边缘的竹篾也有些松动了。赶紧从网上下单了好几把蒲扇,奶奶知道后,嗔怪道:“这扇子用顺手了,别看破了,珍惜着用,还能用几年呢。”说着,将蒲扇拿在手上,顺手又给我扇了起来。

现在的灭蚊产品越做越精致,可再也没有一样能像那把蒲扇,既驱蚊,又扇走暑气,还悄悄捎来爱意。蚊虫虽小,却能搅乱夏夜的安宁;蒲扇虽旧,却能为亲人撑起一片无扰的天地。

如今我依旧会在夏天购买各种灭蚊产品,偶尔,我也会拿起蒲扇,学着奶奶的样子摇几下。扇底风起时,仿佛看见奶奶坐在院里的马扎上,身旁点着蚊香,手里摇着那把旧蒲扇,冲我笑着说:“来,到奶奶这儿来,这儿没蚊子。”

□开心时刻 马星雨/文

奶奶的驱蚊术